



史上最争议的篡位者
他是王朝的杯具，还是穿越时空的改革家？
最真实、最本色的王莽

王莽的 命 斗



龚琛 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龚琛 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莽的奋斗/龚琛著.—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7-224-09378-0

I. ①王… II. ①龚… III. ①王莽 (约前45-23) — 传记 IV. ①K827=3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02926号

王莽的奋斗

作 者: 龚 琛

出 品 人: 惠西平 

总 策 划: 宋亚萍

策划编辑: 关 宁

责任编辑: 王 倩

封面设计: 哲 峰

白明娟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 710003

制 版: 陕西华夏电脑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西安正华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1092mm 16开 15.75印张 1插页

字 数: 230千字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09378-0

定 价: 29.80元

目 录

第一章 帝国的衰亡——老刘家的败家子们	(1)
第一节 外戚与皇权	(1)
1. 外戚是什么?	(1)
2. 老吕之野望	(3)
3. 一代雄主的外戚鹰犬	(6)
4. 大清洗运动	(9)
5. 亲家翁之间的对决	(13)
6. 伊尹、霍光之志的真相	(16)
7. 宿命的轮回	(19)
第二节 老刘家的败家子们	(23)
1. 乱了汉家的太子	(23)
2. 昭君的出塞曲	(26)
3. 王家的“家人子”	(30)
4. 五侯受封，燕啄皇孙	(35)
第二章 折节力行——老王的生存秘诀	(44)
第一节 冷板凳与冷猪肉	(44)
第二节 王家的少年	(46)

1. 王家的好少年	(46)
2. 王氏内斗，第一场赌局	(50)
3. 新都侯和他的道德制高点	(54)
4. 王善人告状	(58)
5. “茆惑守心”背后的政治	(64)
6. 树倒猢狲散，风水轮流转	(67)
第三节 活着的“西王母”	(76)
1. 折节力行的蛰伏者	(76)
2. 汉家天子再受命	(83)
3. 恋爱中的皇帝	(87)
4. 活着的“西王母”	(93)
5. 老王的白手套	(98)
第四节 崭新的世界	(106)
1. 野鸡与安汉公	(106)
2. 老王的周公梦	(112)
3. “周公”嫁女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122)
4. 卫氏之祸	(127)
5. 加速跑——宰衡与九锡殊礼	(140)
第三章 龙椅——离天最近的地方	(153)
第一节 关于禅让这点事	(153)
第二节 爱好谶纬之学的摄政王	(156)
第三节 假帝王莽的危急时刻	(161)
第四节 龙椅——离天最近的地方	(168)
第五节 近乎裸奔的开国盛事	(178)
第四章 复古改制——通往乌托邦的不归路	(183)
第一节 改革家的悲剧	(183)

第二节 大改革时代	(185)
1. 一场正名闹剧	(185)
2. 空想家的土改和奴婢解放运动	(187)
3. 皇帝陛下万“税”!	(190)
4. 制度失败的币制改革	(192)
第三节 苏醒的苍狼	(195)
1. 边塞风烟起	(195)
2. 苏醒的苍狼	(200)
第五章 天国坠落——关于王莽的一切	(211)
第一节 关于王莽的一切.....	(211)
第二节 黄河东流去	(213)
第三节 众叛亲离的末路者	(223)
第四节 天国坠落	(233)



第一章 帝国的衰亡

——老刘家的败家子们

第一节 外戚与皇权

1. 外戚是什么？

外戚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看清帝王是什么。鲁迅先生曾经评论《红楼梦》说：“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而皇帝也大致如此，纳粮服役的老农与打算造反的军阀对皇帝君王的认识显然不会相同，钻研宫廷御膳的特级厨师和探听宫闱秘事的三流文人显然也走不到一条道上。于是从宋徽宗身上可以看见天才艺术家和彻底的昏君的双重身影，从李后主那里能够嗅到风流大词人和懦弱之庸主的叠加气息。至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乃至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当然不会是“只识弯弓射大雕”……说了这么多，可是让我们摘掉皇冠，扒掉龙袍再看看这几位爷们儿，不过也都是平凡的俗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人的生活，他们的亲戚也是人的亲戚——所谓外戚其实就是帝王的亲戚，主要指的是帝王的母族和妻族亲戚成员。

外戚中的“戚”这个字代表血缘上的亲属关系，在中国古代伦理观念中同姓的父亲亲属与孩子是一家人，而异姓的母亲亲属与孩子却得讲两家话了。



纵使在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妻子一旦过门嫁入夫家便必须以夫家为自己的家族，相反，丈夫娶妻之后却依然留在自己的家族当中，不会进入妻子娘家的家族。在严格的宗法制度控制下，古人对于在家庭团体以外的亲属加一个外字，以示与同宗亲属相区别。外戚里的“外”字正是这个意思，专指不是一家的亲属。对于皇家而言父系的家族成员谓之宗室，母系的非家族亲属谓之外戚。

从这种区别方法来看，似乎帝王之家对于血统极为看重，同族之间亲情特别浓厚。其实不然，对于帝王而言同姓的宗族往往是最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一般都有着皇位继承权。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历史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可以避免宗族之间阴谋夺权的事例。所以帝王对于同姓的宗族，尤其是自己的兄弟一般都是严加戒备时刻防范。纵使这样西汉王朝也难免“七国之乱”的悲剧发生，其实再向前看，在先秦时代的乱世中，那些彼此吞并的诸侯国中有宗族或联姻关系的不在少数，可是到实际利害和伦理观念相冲突的时候，被放弃的永远是虚无缥缈的所谓亲情。

纵观中国历代王朝的君王，便可发现一个定律：昏庸者多，贤明者少。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皇室在优生优育方面出了大纰漏，以至于产下一代代无能的统治者来。而是因为帝位的继承人一出生便长在深宫之中，虽然有专职的教师教育，但教授的大多是狭义的古典经义以及所谓帝王之学、统御之术。现实社会中的平民百姓所受的却不仅是学校教育，还有生存环境人情冷暖给予的生活教育。这方面的知识那些深宫之中的龙子龙孙们是难以接触到的，普通的社会生活给常人带来的智商和情商之增益是皇室教育难以企及的部分。帝位继承人若是上品素质，在这种成长环境下能成为中人之才已属不易；如果其本来素质平庸的话，就不免会为未来的昏君排行榜增添一颗新星。

一般来说，官宦贵族之家最盛产纨绔子弟，而一个国家中最大的纨绔子弟往往便是帝王本人。这些锦衣玉食的统治者们如果缺乏统治国家的能力的话，只好向别人求助。那么向谁求助比较好呢？虽然历史上有无数的教训摆在那里，可是人的天性总是令自己以为血缘相近的人更可靠，在伦理上特别亲厚，比没有亲缘关系的外姓人士更值得信任，于是有钱的人开家店铺往往聘请亲戚来帮忙，有国的人治理朝政也特别喜欢任用自己的亲戚为重臣。这里又出现一



个问题：聘请宗族兄弟做掌柜是要看人的，看对了人自然会买卖兴旺，看错了人不仅可能倒闭关门，甚至可能被侵占豪夺。对国家而言也是一样，如果对有皇位继承权利的兄弟委以重任的话，往往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更保险的办法是重用外戚，因为这些人既是皇帝本人的亲戚又没有合法的皇位继承权，他们的兴衰荣辱全凭帝王本人的宠信喜好来决定，当然比同宗兄弟们看起来可靠得多。只可惜权臣忠诚与否并不取决于其血统，而在于个人意志、权力范畴、历史环境、政治斗争等诸多方面。如果帝王本人能力卓越的话，是可以驾驭群臣控制亲族外戚的，然而这只是极少数的特例。更多的时候是朝政被外戚把持，在汉帝国的历史上这一点尤为明显，外戚及其亲朋好友同乡部属等组成了盘根错节的外戚集团。西汉王朝的政治斗争充斥着一家家外戚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最后外戚出身的王莽干脆篡位上台终结了西汉时代。到了东汉仍不能免除外戚专权这个痼疾，到后期更是添加了宦官把持朝政的祸乱。

2. 老吕之野望

汉代外戚问题如此突出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因为先秦时代诸侯们讲究在彼此之间通婚，如果娶了国内士大夫阶层之女便有乱了礼法之嫌，所以一般很少见到。这时候没有国内的外戚，只有外国的亲戚，当然也无从有所谓外戚专权的问题。到了秦始皇时代，嬴政吸取了周朝分封诸侯导致分裂战乱的教训，不再分封子弟。秦帝国时间短暂，在秦始皇死后不久便覆灭，在此期间除了宦官赵高专权外没有给外戚以表现的机会。而刘邦开创汉朝的过程中一直将吕后留在后方镇守，当上皇帝后仍然在出征时委托皇后统御朝政。于是吕后权势滔天，这才为西汉王朝第一次外戚专权拉开了序幕。吕后为人心狠手辣又极富政治经验，所以连韩信、彭越这样厉害的功臣宿将都被她果断地杀掉。《汉书·外戚传》中说：“吕后为人刚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为列将，从征伐。长兄泽为周吕侯，次兄释之为建成侯，逮高祖而侯者三人。”也就是说吕氏外戚的羽翼已经逐渐丰满起来，刘邦在剪除异姓王的征伐杀戮当中却不知道自己老婆的娘家人才是汉家最危险的敌人。这也难怪，毕竟对于当时的中国历史而言外戚势力属于新生事物，没经验的老刘疏忽了这一点也属正常。如果他能预见到后来的吕氏之乱，想必定会颁布一道遗诏：“老吕，带上你全家陪朕



一起走吧……”

这世上是没有后悔药可以吃的，尤其对于死人而言更是如此。老刘两腿一蹬归天后不久，老吕便开始收拾刘氏一族。汉惠帝刘盈因为对母亲杀害戚夫人和赵隐王如意母子大为悲愤，于是对老吕说：“这不是人干的事，我是皇太后的儿子所以对太后的暴行没有办法。但现在我还有何脸面治理天下？天下事由太后自行裁处吧！”接着惠帝“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七年而崩”，以这种变相自杀的方法向母亲抗议。

公元前188年，汉帝国的权力核心汇聚在宫殿中，为年仅二十四岁的汉惠帝举办盛大的追悼会。对于这个“不争气”的仁厚儿子，五十多岁的老吕以“哭而泣不下”这种干打雷不下雨的干号来抒发自己的母性本能。年仅十五岁，时任侍中的张良之子张辟强告诉丞相陈平说：“太后就这么一个儿子，如今却哭而不悲，你知道原因吗？”老狐狸陈平连问几句：“何解？点解？What？”张辟强看他都急成这样了，赶紧说：“因为惠帝无壮子，太后畏君等——怕你们起来赶她下台嘛！如今赶紧建议拜吕台、吕产为将统率京师诸军，及诸吕外戚都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脱祸矣！”其实陈平早知道老刘驾崩时老吕就有干掉开国功臣以防叛乱的意图，现如今难免她又兴起类似念头。当时老吕顾及刘邦宿将们手握重兵在外才没动手，如今大伙全在皇宫里面祭拜，要是老吕撕破了脸撒泼，他们这些大臣们真的要家家吊孝户户号丧了。但是如果由他主动提议加封吕氏的话，将来必将承担放纵外戚夺权的责任。这位老江湖一直等着别人来做这个提议好推卸责任，结果年少气盛的张辟强主动做了出头鸟。于是陈平赶紧跑到老吕那边坚决请求突击提拔人才济济的吕氏外戚一族，老吕一听这才放心，于是“太后说，其哭乃哀”。如此一来，吕氏外戚“权由此起”。老吕“立孝惠后宫子为帝”，自己则来了个“太后临朝称制”。按照制度太后与皇后等女子管辖的是后宫里的事项，她们要像皇帝一样上殿理事的话就叫做“临朝”，而从秦始皇开始皇帝的命令专称“制”，布告公文称“诰”；后妃掌权之后其命令自然也要上升到皇帝的级别，于是就叫“称制”。虽然先秦时代已经有过几次后妃干政的先例，但是正式的临朝称制制度公认还是由汉家的老吕所开创的。



既然上升到皇帝的高度了，那么自然要好好地过把瘾。老吕先是拿看不顺眼的老刘家诸侯贵族们开刀立威，“杀高祖子赵幽王友、共王恢及燕王建子”，又立“周吕侯子台为吕王，台弟产为梁王，建城侯释之子禄为赵王，台子通为燕王，又封诸吕凡六人皆为列侯，追尊父吕公为吕宣王，兄周吕侯为悼武王”，这么一来老刘临死前费尽心机整出来的“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这份白马盟誓也就被彻底撕毁。当然，上述这些事并不是同时发生的，老吕采取了反复试探和拉拢的迂回战术才最后宣告成功。但无论如何吕氏外戚的逐步上台是以刘氏宗室的逐步倒台为代价的，一时间汉家的天下眼看有变色之忧。

按理说汉家太后老吕嫁给老刘家这么多年，干吗非要把娘家人推上前台，以至于最后闹到刘氏宗族联手功臣宿将与吕氏外戚展开一场抢班夺权竞赛的程度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儿子死了，孙子尚幼。汉家的开国功臣势力盘根错节，刘氏的宗室势力蠢蠢欲动，她不借助娘家吕氏的力量便难以支撑危局。至于为刘家打算还是为吕家打算都不过是个噱头，确保老吕自己对帝国的绝对控制才是唯一的目的。

按照宗法伦理，皇太后是皇族一系的家长，是皇帝之外的皇室代表人物。而同时她也是外戚势力的天然代言人和庇护者，这是由其血缘关系所注定的。如同开篇时讲到的皇帝亲信外戚势力之原因，失去丈夫而又控制天下的皇太后们也同样畏惧皇室宗族的篡位可能，她们本能地信任娘家亲戚的忠诚——除了儿子以外，这些人才是可靠的自家人！掌握皇权的皇帝自然是要一直干到死为止的，而掌握皇权的皇太后也未必没有这个觉悟，老吕便是其中的典型劳模。纵然是惠帝在世也不过是个没有权力的傀儡皇帝，现在惠帝已死，老吕自然没有任何理由交出手里的皇权。至于老吕为何不干脆自己称帝这一点，一般的史学观点均认为其并无必要——首先这是违背伦理的篡位行径，秦汉之际“牝鸡司晨，惟家之索”这种女子做家主、家庭必败落的意思相当强烈，做皇帝恐怕会遭到皇室宗族、开国功臣以及天下臣民的一致反对。其次，儿子虽然不在了但孙子还在，如果皇权最后还是回到刘氏手中，老吕费这个劲又算是干吗呢？当然传位给吕氏外戚也是一个选择，但老吕会遇到后来武则天遇到的问题：难道将来侄子家的祖宗牌位上会供奉姑母的名字吗？毕竟按照宗法伦理她



已经脱离了吕氏家族转化成为刘氏家族成员了！而历史大环境的原因也不容轻视，毕竟这个时候连皇帝这个称呼也才创建不长，男皇帝总共都没有过几个，女皇帝的划时代概念实在是难以产生。

归根结底，老吕的一切安排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统治。就其政绩而言，她对得起这个臣服在自己脚下的汉帝国。汉书中说：“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穡，衣食滋殖。”在内政上老吕按照儿子遗愿取消了一些酷刑，维持休养生息的政策；在对外关系上她小心翼翼地维系与匈奴之间的脆弱和平，即使是面临冒顿的挑衅也忍辱负重地委曲求全。在对待外戚和皇亲的待遇方面，她尽量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汉书·外戚传》中对外戚有句总结性评价：“序自汉兴，终于孝平，外戚后庭宠著闻二十有余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许恭哀后身皆夭折不享，而家依托旧恩，不敢纵恣，是以能全。其余大者夷灭，小者放流，呜呼！鉴兹行事，变亦备矣。”从这段评论来看，西汉王朝的外戚之家虽然能显赫一时，但往往旋即倒台甚至是家族夷灭！

吕氏外戚的兴衰便是这段评语的经典例证：公元前180年，老吕临朝称制八年后因极具传奇色彩的“犬祸”而崩，在临终前她屡屡告诫诸吕部署应变，命吕禄领北军，吕产居南军，严密控制京城和皇宫的警卫。她遗言说：“高祖与大臣约，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大臣不平。我即崩，恐其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为人所制。”然而吕氏外戚实在难堪大用，蓄谋已久的太尉周勃、丞相陈平、朱虚侯刘章等立即发动政变，“共诛产、禄，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随着一阵血雨腥风之后，汉初吕氏外戚的繁华一梦终成为泛着血腥的泡影。

3. 一代雄主的外戚鹰犬

吕氏外戚之乱并没有影响到西汉王朝其余皇帝们对自己外戚的重用，在这方面表现最明显的莫过于汉武帝刘彻。自汉武帝上台伊始便面临着新旧外戚势力的激烈争斗，其中尤以窦婴和田蚡之间的争斗最为激烈。其中魏其侯窦婴是汉武帝祖母窦太后的堂侄，武安侯田蚡是汉武帝的舅舅。汉武帝即位后尊祖母



窦太后为太皇太后，母亲王皇后为皇太后。旋即任命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亲属都受到重用，一位担任最高行政长官，一位担任最高军事长官，这在中国古代外戚历史中非常罕见。窦婴和田蚡的任命，无疑是窦太后和王太后之间进行势力平衡的一种交易，这种两派外戚同时执政的双头方式也符合汉武帝的利益，因为窦婴和田蚡都热心儒学，他们的得势自然有助于汉武帝推崇儒学的理念实现。但这种政治安排又触犯了作为家长的窦太后，信奉黄老之术的窦太后。不久后儒生出身的赵绾、王臧建议不必向窦太后请示朝政，窦太后岂能容忍这种行径？于是将两人下狱治罪不说，窦婴和田蚡也因为连带的领导责任被撤职。

当窦太后去世后，窦氏外戚的靠山随即消失。而田蚡则再次登上相位，受到外甥皇帝的器重——这个器重是要加引号的，因为王太后的缘故汉武帝不得不将权力交给舅舅。而田蚡嚣张跋扈，不仅越权行使皇帝的用人权还图谋侵占国家用地，这导致刘彻对自己的大贪污犯舅舅极为愤慨又无可奈何，毕竟中间还有自己的母亲王太后在回护。

田蚡在得势前以子侄之礼巴结窦婴，得势后则傲慢无礼地对待窦婴，竟然发展到派人强索窦婴在长安城外的良田。不久后在田蚡的婚宴上，窦婴的朋友将军灌夫借醉酒之际痛骂闹场，田蚡便将灌夫逮捕。窦婴为了挽救朋友遂与田蚡正式决裂，彼此控告，汉武帝便吩咐二人在太后朝宫申辩是非，虽然双方都是外戚身份，但王太后岂能让弟弟受委屈？于是灌夫被灭族、窦婴被斩首，窦氏外戚集团也就此瓦解。三个月后田蚡忽然暴病而死，于是王氏外戚集团也烟消云散。一时间祖母与母亲的外戚都成为过眼云烟，再没有人可以掣肘汉武帝一展身手了。

三年后卫子夫在生下卫太子刘据后被汉武帝册立为新任皇后，卫子夫之弟卫青被任命为车骑将军，独当一面出击匈奴，军功和威望日益显著。卫青是奴隶出身的青年将领，少年时的最大愿望是不挨打挨骂吃饱饭。他改变命运的契机源自于姐姐卫子夫得宠于刘彻，而他飞黄腾达的动力则是对匈奴作战中的卓越表现。刘彻一向喜欢重用亲信之人，尤其是自己的外戚。卫青没有令自己的姐夫失望，他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建立了名垂青史的丰功伟业。公元前124年，



汉武帝特别为卫青复置了大将军这个职务作为最高军职，此后大将军演化为汉帝国的最高行政职务之一，多为外戚所居。于是一个新的卫氏外戚集团又出现了。

卫青是个小心谨慎之人，而他的外甥霍去病则年轻气盛锋芒毕露。汉武帝甚爱这个在对匈战争中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特别任命他为大司马骠骑将军。随着霍去病的崭露头角，卫青却逐渐失宠，退居幕后。由此可以看出汉武帝对外戚的利用和控制手段是极为果断和冷血的，他把建设大一统、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的帝国作为终极目标，有意识地利用外戚作为维护和强化皇权的工具。一方面，他借势消灭旧外戚集团后着力培植属于自己的新外戚势力以削夺、分割列侯和旧大臣的军政大权；另一方面，当一个外戚势力膨胀之后他又立即采取种种手段进行削弱，用亲近外戚打击疏远外戚，以新外戚取代旧外戚。如果不是霍去病去世太早的话，一个以他为首的霍氏外戚集团定然会在卫氏外戚集团中脱颖而出成为新生势力。霍去病虽然早逝，但日后他的异母弟弟霍光却成为权势滔天的新外戚集团首领。

随着卫子夫年老色衰，汉武帝的宠幸也随即转向他人。随着倾城倾国的李夫人成为他的心爱之人，以李延年、李广利兄弟为首的李氏外戚集团也浮出水面。李夫人生下昌邑王刘贺后，对卫太子刘据形成了极大的威胁。但她随即去世，空留给汉武帝无限的哀愁与想念。李夫人重病时汉武帝亲往探问，李夫人却以被蒙头说自己相貌毁坏不肯相见。汉武帝再三劝说不得见后不悦而去，他走后李夫人的姊妹责怪她不让皇帝见一面，李夫人则回答说这都是为了兄弟们的将来呀……她说了一句描述历代后宫红颜宿命的千古名言：“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这句凄凉的话道尽了后宫红颜的辛酸，李夫人以相貌为李氏外戚集团换取富贵，甚至连临终时都得考虑汉武帝是否会见到自己形貌毁坏大不如前，而产生厌恶感觉以至于不再照顾自己的兄弟——可怜的女人！后来汉武帝果然一直追思李夫人，“以夫人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封海西侯，延年为协律都尉”。

汉家自有规定：无功者不得封侯。于是汉武帝在公元前104年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出征大宛，贰师这个称号源自传说大宛将汗血宝马都藏在贰师城，



所以李广利的称号其实是冲着马去的。李广利的远征军由属国胡骑六千和强征来的中原数万“恶少年”组成，所谓的恶少年估计以前都是混黑社会的，结果干脆都被抓去充军。李外戚由于以前是从事地痞无赖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的，所以对于军事其实一窍不通。他没有卫青、霍去病那两把刷子，自然立刻露出了自己肚里那点馅——全系草料。

汉军历时两年的远征以毫不令人意外的大败而归而告终，等李广利跑到玉门关前的时候，他手下士兵能活着跑回来的只有十分之一。汉武帝不能容忍失败，他把囚犯和犯了罪的勇敢士兵统统赦免拉去军队，并加大“打黑”力度，将全国恶少年都拉了壮丁。就这样还是不够，于是开征“七科谪”。这下好了，全国的老兵、罪犯、黑帮分子、商人及其亲戚，还有倒霉的倒插门女婿们在军营里欢聚一堂，除此之外还有数不清的志愿从军人员和水利工程人员、手工艺人等辅助人员，其中刘彻专门放进两名相马师作为挑选大宛千里马的伯乐。于是李广利再度率军出击西域，这次他手下有正规军六万余人，后方基地还有十八万大军策应。这次出征“天下骚动”，果然是“将军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誓不还”。李广利大获全胜后回到汉帝国清点军队，结果还活着的只有一万人。其原因大多因为各级军官贪暴欺压士兵造成，而不是战斗损失——无赖将军只能带出一支同样无赖的军队来。征伐大宛之举使得汉武帝一直被后世所诟病，认为他不顾人民死活穷兵黩武。更极端的言论认为他只是为了给李广利营造一个建功封侯的机会，便不顾全国民众死活强行远征，由此可见汉武帝在宠信得势外戚的时候是如何的不计成本！

4. 大清洗运动

随着李氏外戚集团的崛起，汉宫内部也由“巫蛊之祸”而展开了一系列对旧外戚势力的大清洗运动。一般来说汉的先进文明对于匈奴是有很强吸引力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匈奴那原始野蛮的文化却也能在文化交流中暗中腐蚀汉帝国的肌体，在汉武帝晚年一再爆发的巫蛊之祸就是这种逆向文化入侵的产物。所谓巫蛊指的是使用巫术诅咒害人的“技术”，大体上分为两个流派，一种是“生物战流派”，大体上是将蜘蛛、蝎子、蟾蜍、毒蛇、蜈蚣等毒虫放在一个容器中，密封十天，开封后存活下来的那只就是最毒的，它也就是蛊虫的



首选，然后经过饲养最终成为蛊，如果把它的粪便放在被诅咒人家的水井或粮食里，吃了的人肚子里就会长虫，慢慢身体虚弱而死；还有一种就是比较简单的“精神战流派”了，大体方式是在木偶上写上被诅咒者的名字和生辰八字，然后靠巫师作法进行诅咒。相比之下自然是后一种简便易行，所以几千年来一直是广大人民群众广泛使用的“报复”手段。在汉武帝时代，很多从匈奴流传到中原的胡巫担负着对人偶施法诅咒的任务，这大概是出于“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考虑。

汉武帝是个很狂妄的独裁者，以至于他不能接受年老体弱会多病这个客观规律，所以一直疑心身边有人用巫蛊害他。这种可怕的疑心病造成的灾难极为恐怖，一般来说只要被告发参与了巫蛊案的人，绝对是在劫难逃并且株连家族和朋友。其实当初卫子夫上位做皇后的原因正是有人指控原陈皇后行巫蛊诅咒卫子夫而被废黜，但数十年后巫蛊之祸的最高级别牺牲品变成是卫子夫自己以及卫太子刘据和两个皇孙，他们因为牵涉进巫蛊案件进而被诬陷谋反而被杀或自杀。虽然刘据被杀也有自己盲动的原因，不过事情到了连亲生儿子都干掉的程度也的确疯狂。随着卫太子倒台，整个卫氏外戚家族及卫子夫与武帝所生的几乎所有儿女、孙子，除太子之孙刘病己被侥幸隐藏获救外，尽皆死于非命。

卫氏外戚的覆灭源自于他们过度集中的权势，而这种独特情况之根源又在于卫太子。在汉武帝和卫太子并存的时间里，汉帝国官僚中形成了两条路线之争：一类积极追随汉武帝的“大有为”路线，一类拥护卫太子主张对内休养生息、对外与匈奴和解的“宽仁”路线。汉武帝和卫太子既然各有一班为自己效力的臣僚，他们的关系就出现了竞争之势，身为皇帝的汉武帝不能容忍任何威胁自己绝对权力的苗头存在，哪怕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经过十多年的对匈战争胜利，在汉帝国内部制造出了以卫青、霍去病为代表的军人外戚集团的崛起。在卫青、霍去病两位名将周围聚集了大批战功卓著的将领，这些人或出将入相，或为九卿郡守，成为朝廷政治中的股肱之臣。这些盘根错节的势力，通过卫青、卫子夫及卫太子以母系血缘纽带而相连形成了势力极其庞大的外戚集团。有这样的外戚集团为后盾，卫太子刘据的太子地位之稳固自不待言，但对汉武帝造成的芒刺在背感觉也不是一天两天。虽然汉武



帝曾设想分化出霍氏外戚集团来制衡卫氏集团，但由于霍去病是卫青外甥，更是卫太子表弟，所以仍属至亲。更何况霍去病英年早逝，使得汉武帝的这种策划以失败而告终。

卫青其实对于这种状态早有警觉，他退居二线后拒绝招士养客以免引起汉武帝的猜忌，甚至还向汉武帝宠信的王夫人献金以献媚。但这些措施并不能避免他的三个儿子先后被治罪失侯，这是汉武帝对于权势过大的卫氏外戚的严重警告和削弱措施。卫青死后不久，其姐夫、丞相公孙贺便因巫蛊之祸被诬陷而灭族。汉武帝正是以此为突破口，纵容江充等鹰犬编织罪状来针对卫氏外戚展开一场大屠杀。

对旧外戚势力的大扫荡结束了，但腾出来那些沾满鲜血的位置又便宜了谁呢？此外，在这场悲剧当中，年老偏激的汉武帝是唯一的凶手吗？警方侦破凶案一般从受益人是谁来分析，这件事的最大受益者是昌邑王刘髡，卫太子死后他正好可以在舅父的支援下继承皇位。但刘髡并不是策划者，从公元前90年李广利与自己的姻亲兼政治盟友丞相刘屈氂合谋推举昌邑王刘髡为太子，打算趁卫氏被消灭之际一举占据所有空出来的政治版图的动作来看，巫蛊之祸中有李氏外戚集团做手脚的痕迹。

当汉武帝事后回顾这段骨肉相残的惨痛历史时，他说过：“巫蛊始发，诏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闻九卿廷尉有所鞠也”，“今丞相亲掘兰台蛊验，所明知也。至今余巫颇脱不止，阴贼及身，远近为蛊。朕愧之甚”。这说明汉武帝毕竟不是昏聩之主，他很快想清楚丞相刘屈氂得到自己授权后，才通过审理此案将卫氏外戚集团一网打尽。进而怀疑是刘屈氂指使江充绕开廷尉审理的正常途径，与胡巫设谋牵连陷害太子一党。而正是刘屈氂亲自去兰台太子宫掘地寻找巫蛊证据才进而将巫蛊之祸办成铁案，从而刺激逼迫太子造反。由于胡巫源自匈奴，汉武帝还进而怀疑匈奴是否也参与其中，以制造汉帝国的内乱。最后他得出结论是“左丞相与贰师谋逆乱，巫蛊之祸才流及士大夫”。

一直操纵外戚斗争以维护自己皇权的汉武帝此刻才明白过来自己被利用了，他的愤怒可想而知。恰逢李广利与刘屈氂之间的密谋被汉武帝的密探内者